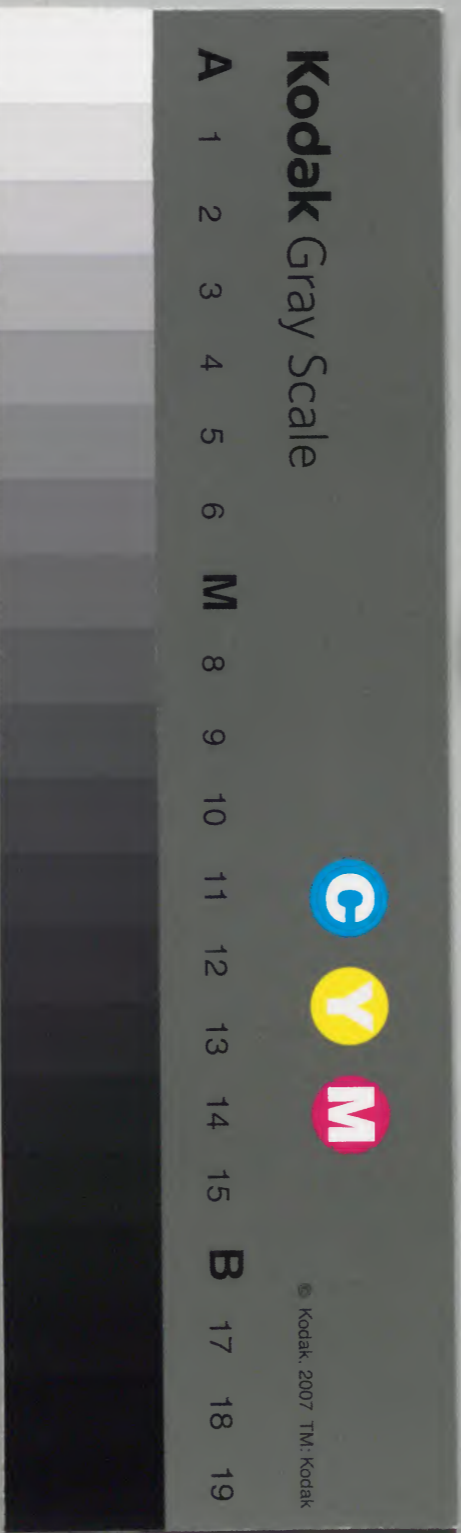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305
冊數 5(1)
冊號 297 156

297-156



通鑑答問卷第一

淺草文庫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周威烈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或問初命晉三大夫為諸侯通鑑何以託始於此曰春秋書王曰天王言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夫君臣有義天之所敘也爵罔及惡德天之所



通鑑答問 卷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
命也。有天子而有諸侯，有諸侯而有大夫，尊卑有倫，上下有差。天道之大經也。魯桓之四年，桓王之十二年也。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魯桓弑君而立，天討不加。乃使冢宰聘之，春秋名其宰以見貶，然猶有望於天王之討有罪也。莊之元年，莊王之四年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篡弑之罪，終其世不誅，惡稔而自斃。又追命以寵之，是謂壞法亂紀，弗克若天矣。故王不書天，言瀆三綱而蔑天道也。不寧唯是，晉曲沃以支子封，是亦大夫也。武公弑晉侯，篡晉而有之。凡在官

者，殺無赦。莊之十六年，僖王之二十八年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見于左氏傳。而春秋不書，是時晉未與諸侯之盟會，魯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夫子刪詩於唐風，無衣見之，無衣非以美晉，蓋閔周之失道也。曲沃篡國，不敢自安，待天子之命，然後安。王乃受賂而命為諸侯，殉貨利以斲彝倫。君臣之典大泯，亂幾何不為禽獸也。亂臣賊子，自是接迹於天下。夫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有魯桓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魏趙韓之

通鑑名目 卷一
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晉武之穆也。周之東遷。惟晉焉依。王不恤同姓。爵其賊臣。始於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命三大夫。而文公之晉亦亡。通鑑之所始。春秋之所貶也。春秋因魯史寓王法。非王之法也。天之法也。聖人以天自處。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春秋筆絕。而有通鑑焉。天叙有典。無古今無治亂。與天地相終。余是以著莊僖之始亂。而慨威烈之不復振也。

又

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不可續也。左氏終於智伯。通鑑始於三晉。蓋以續左氏也。及朱子爲綱目之書。綱倣春秋。目倣左氏。以經法爲史法。聖人復起。必從之矣。學者潛心司馬公之編年。參以朱子之筆削。此窮理致知之要。明春秋之義。以讀通鑑。其庶幾乎。或曰。朱子詩云。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何也。此胡氏讀史之言也。或曰。胡氏謂三晉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之政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
三
之惡彰。荀躒出會，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趙鞅復入，陰凝冰堅，垂及百載。其事可得聞乎？曰：晉悼自蕭魚服鄭志滿而怠，襄之十四年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荀偃主之，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三會國之大事，皆大夫專焉。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悼公何以宗諸侯乎？襄之十六年，平公初立，爲溴梁之會，十一國之君皆在，而大夫盟，則荀偃之爲也。春秋特書之，出公之奔，靖公之廢，其幾已兆于此。崔杼弑君，襄之二十五年

也。平公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若能執崔杼戮之，晉可以復霸，乃受其賂，許之成。春秋書同盟于重丘，傷王綱之紐，解而亂賊之網，漏也。季孫意如出其君昭，公在乾侯，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昭之三十二年也。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躒也。與之爲會，昭公終於不納。晉無王而躒無君矣。晉侯亢不衷獎，亂人弑君不誅，逐君不討，不知冠履易位，還自及也。定之十三年，趙鞅入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鞅、寅、吉射厥罪惟鈞，鞅有韓魏之援，復入于絳。春秋書曰：晉趙

鞅歸于晉志三家之篡自此始也胡氏謂王之命之
蓋不得已人君監此謹於微而已矣謹微者易所謂
早辯朱子所謂先幾也賈生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
於未萌起教於微眇嗚呼可不謹哉劉向曰六卿分
晉謂范中行知魏趙韓也范氏士會武子始爲卿至
昭子吉射五世中行氏荀林父桓子始爲卿至文子
寅五世智魏趙韓共攻范中行而分其地四卿顯晉
國之政智氏荀林父之弟莊子荀首始爲卿首之曾
孫文子躒躒之孫宣子甲生襄子瑤魏趙韓滅之魏

氏畢萬之後莊子絳始爲卿絳之孫襄子曼多曼多
之孫桓子駒駒之孫文侯斯趙氏趙夙之後成子衰
始爲卿衰之子宣子盾盾之玄孫簡子鞅鞅之子襄
子無恤再世至烈侯籍韓氏韓萬之後獻子厥始爲
卿厥之曾孫簡子不信不信之孫康子虎虎之孫景
侯虔古有世祿無世卿晉之亡以世卿也故曰權臣
易世則危

智趙立後

或問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初

起義而原一家興替之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秋之法也魯聲子仲子生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于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一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之日而在立後之初舍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豈唯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在春秋景王之子猛子朝天下之辭也晉獻之申生奚齊一國之辭也臧孫紇之奔因季氏叔孫豹之卒

以豎牛一家之辭也雖然智瑤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鞅之服未除即以銅料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爲而無恤爲之不仁之極也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幾於殄絕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不仁則一也或曰仁人心也何以流爲不仁曰心存則天理爲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不存則人欲爲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也仁則公可以與天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禽獸

不遠。智趙之勝負。如蝸角蠻觸。如蜉蝣朝暮。何足算者。尚論古人。而不切已。省察雖五車三篋。談詞如雲。於吾身心。奚與焉。學者當存惻隱之心。當存不忍人之心。善念一動。便須充拓。惡念一萌。便須翦除。凡爲孝悌忠信。爲禮義廉耻。爲剛毅木訥。爲寬大樂易。爲喻義之君子。鄉黨所尊慕。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行行之。凡爲邪說暴行。爲貪憚忿類。爲巧言令色。爲操切刻薄。爲喻利之小人。鄉黨所鄙賤。此不仁人也。我則如惡惡臭。如遠蛇虺。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

辱。豈徒榮辱而已。禍福決焉。人獸別焉。讀史能識趨嚮。審好惡。方爲有益。

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或問簡子以晉陽爲保障。何也。曰。晉陽趙之私邑。猶衛孫林父之戚。魯季孫之費。有城郭溝池之固。與君抗衡者也。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郈墮費。使夫子不去魯。則成亦墮。三都皆毀。而公室彊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篡魯。夫子之功也。

趙鞅據晉陽以叛地形險要鞅以爲董卓之郿塢王
敦桓溫之姑孰使擇人以守之私其黨於已也私其
利於子孫也始之董安于繼之尹鐸減戶輕稅此田
氏行私惠收民心之術也繩以春秋之法何足美哉
鞅殺鳴犢空其國無君子以孤其君豈曰能賢莊子
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蓋有激而
云其簡子之謂乎簡子嘗問季氏於史墨墨曰魯君
世從其惡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斯言非爲季氏
所以箴簡子也是故國有大城則害於國本弱尾大

不奪不饜坎之豕曰天險不可升也天險云者君君
臣臣截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爾晉君
若贅旃不撫其民昔也曲沃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
君今也晉陽之民知有趙氏不知有君天險失矣君
不君臣不臣雖有地其得而保諸

宴於藍臺

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
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敬則不侮春秋書齊侯
敗於鞏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買代曹以重丘人之

詢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瑤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果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恥以有爲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則顛覆宜哉。怨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瑤不能用，而載之簡策，可以爲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

爲過，戲者有心而爲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爲善學。

智伯請地

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若段規任意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復，二字盡之。違智國之諫，見其復，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復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意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跳梁於康莊，奪爪吻以搏且噬。

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釁速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已溺之欲民之免爲魚

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爲汾水戰國策以爲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哉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絺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

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辯士遂以爲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濰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憚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感於心。南唐之臣。有獻瓦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氓。海四百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怍也。湯武救民水

火之中。曷嘗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爲不知者之戒。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年。

司馬公論才德

或問古有君子小人之辨。無才德之分。司馬公謂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何也。曰。邵子曰。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才之不正者。害乎身。而及乎人。十六才子之才。才難之才。合乎德而言。程子所謂才與誠合者也。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去乎德而言。漢史所謂不仁而多才者也。與其得小人不

若得愚人言小人之必不可用也。利口之嗇夫，不如少文之絳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小人之才，古所謂不才子也。焉攸用？鄧舒以三雋才而亡，荀瑤以五賢於人而滅。才勝德者，亦何利焉？德本於性，性無不善。才稟於氣，氣有善惡。司馬公云：聰察彊毅之謂才。此言猶未之盡。君子聰明洞達，小人則便儂苛細而已。君子剛毅有守，小人則色厲內荏而已。君子小人之才，不可以一槩論。自學者言之，才不可強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為君子。

小有才而薄孝悌，輕仁義，弃忠信，捐廉耻，終為小人之歸而已矣。

豫讓

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又事智伯，焉得賢？曰：傳謂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賈生謂反君事讐非也。攻之戰國策，豫讓畢陽之孫，畢陽亦義士。送伯宗之子於楚，事見晉語。讓無忝厥祖矣。胡明仲謂讓無所為而為善，真義士也。千載之下，有知心者，自古皆有死，讓至今有耿光。

彼背義忘君若唐六臣之流亦少魏哉

魏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或問朱子曰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若田子方非其倫也文侯俱以為師子方言行亦可攷乎李克謂子夏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此不言師干木何也曰史記六國表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皆受業於子夏韓文公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

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孟子云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嘗攷其在魏之事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聞子夏之言宜知樂之本矣何為審於音而聾於官猶待子方之規倣也無乃說而不繹歟莊周言子方侍坐於文侯稱其師東郭順子此寓言不足据周之學非子方之學也貧賤者驕人其言近乎戰國之士似非子夏門人氣象先儒謂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
三
以富貴驕人固非矣。以學問驕人亦非也。有周公之才而驕猶不足觀。曾謂貧賤可以驕乎。說苑云。子方侍文侯坐。太子擊入見。賓客羣臣皆起。子方獨不起。文侯不說。子方爲擊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文侯曰。善。擊誦其言而請習之。從容諷諭異乎貧賤驕人之對也。呂氏春秋謂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則亦嘗師之矣。文侯請相之而不受。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秦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不可加兵。秦乃按兵不敢攻。此班固所謂偃

息以蕃魏者也。三子言論風旨。藹然可挹。文侯之賢亦洙泗餘教。引翼而輔成之。西河魏土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到漢猶未泯。孰謂儒者無益於國哉。儒效之不自久矣。昔者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如相三士。豈特霸哉。是故有敬賢之名。必有用賢之實。雖然。文侯之相魏成。以能進三士也。漢武號爲好儒。不相董仲舒。

而相蔽賢竊位之公孫弘其不逮文侯遠矣吁文侯其賢哉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

或曰鍾聲不比乎左高何謂也曰書大傳云天子左五鍾右五鍾謂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鍾天子宮懸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注謂黃鍾在陽西五鍾在陰蕤賓在陰東五鍾

在陽以周官攷之王宮懸四面諸侯軒縣去南面然則諸侯南面不懸鍾而左右之鍾其制一也春秋傳曰歌鍾二肆則十二鍾皆全矣凡樂先奏鍾以均諸樂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右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柔而不懾下則剛而不亢文侯謂左鍾當下而高所以為不和也或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何謂也曰天子之禮御瞽幾聲之上下瞽侑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諸侯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則天子諸侯之有

通鑑文淵 卷一
瞽師其制一也。人君之職在明乎掌樂之官。則律呂清濁既和且平。若聲音之高下。瞽師之所察。非人君之職也。平公飲酒鼓鍾。知悼子在堂曠也。大師也不以詔。宰夫酌而飲之。樂官不可以不正也。是耳目心之樞機也。耳之聰不審於官。而審於音。則爲聾矣。耳之不聰。心安得正。此田子方所以進規也。豈唯鍾哉。騶忌曰。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音調而天下治。夫陽居左而欲下。猶宮爲君。而其音濁也。陰居右而欲高。猶商爲臣。而其音清也。在

易大臣以九居二。剛中以正其君。人君以六居五。虛中以接其臣。上下交而志同。所以爲泰。故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文侯謂李克。置相非成則璜

或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之對。如是何也。曰。旁招俊。又列于庶位。相之職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用人之法也。魏成所進者賢。翟璜所進者能。此璜所以不及成也。李克辭不別白。意有涵蓄。翟璜始雖忿然不悅。既而釋然遜謝。李克之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

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克學詩者也。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師友淵源。深於溫柔敦厚之教。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心平氣和。出言有章。克可謂善學詩矣。戰國之君。唯文侯好學。倉唐對文侯。以晨風黍離之詩。遂復太子擊。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文侯君臣父子之際。藹然禮義之風。何其盛哉。學者誦詩。而不能消鄙倍之氣。使易直子諒之心。生雖多。亦奚以爲。

文侯以吳起爲將

或問吳起之薄行。而文侯以爲將。將以才不以行歟。曰否。古者天子六卿。卽六軍之帥也。大國三卿。卽三軍之帥也。比閭族黨之吏。卽伍兩卒旅之長也。舉之以德。教之以行。文武之事一也。晉謀元帥。猶以禮樂詩書爲先用之。禮義則順治。然後用之。戰勝則無敵。冉有之用矛。樊遲之爲右。有若之與攻。吳皆闕里之高弟也。戰國之初。氣俗一變。文侯賢君也。子夏子方干木。談詩書于內。吳起樂羊。執干戈于外。搢紳介冑。已判爲一塗。知吳起之無行。而將之。其意必曰。樂羊

忍於食子而成中山之功。何以禮義爲吾所取者。權謀而已。夫三綱軍政之本。起之爲人。三綱幾絕。求忠臣於孝子。文侯豈未之思乎。自時厥後。魏之武卒。雄於諸侯。以桀詐桀。爭尋常以盡其民。孟子所云。孝悌忠信。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視爲迂闊之空言。其端自文侯啓之。魏無知薦陳平。謂尾生孝已之行。無益於勝敗之數。翟璜之進。吳起樂羊。亦魏無知之意。不可以訓。六國卒并於虎狼之秦。不仁者將。而爲白起之殘暴。不義者將。而爲章邯之賣降。噫。師之上六小。

人勿用。趙趙武夫。公侯干城。中林純一之士也。古風寥寥。而生民之塗炭極矣。抑余又有感焉。吳起學春秋者也。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夫起也。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申卽曾西也。曾西不爲管仲。真得聖門心學。起亦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故有在德不在險之說。然而大節旣虧。它美莫贖。兵家宗之。而儒者羞稱之。詭遇之獲。翰音之登。奚取焉。起之春秋。猶張禹之論語。孔光之尙書也。學者不可以不戒。

趙烈侯好音

或問爲邦必放鄭聲。夫子之訓也。鄭聲之惑人。若是其甚歟。曰。朱子謂鄭聲之淫。甚於衛。故夫子獨以爲戒。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所謂鄭聲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自春秋時。列國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之矇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夫子惡其亂樂。蓋傷雅樂之廢也。烈侯賜歌當田。政荒而賞濫。相國之所當諫也。公仲連稱疾不朝。將以悟烈侯。未知所以

救其失也。番吾君一言而進三士。格言至論。薰陶涵濡。而烈侯之非心邪念。冰融雪釋。與正人居。其益如此。孟子有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公仲連近之。番吾君趙之縣大人也。公仲連虛心以從。番吾君之言。烈侯虛心以聽。牛畜荀欣。徐越之言。相有進賢之美。君有改過之美。進賢以正君。改過以正身。君臣兩盡其道。可以爲百世之法。諸葛武侯以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進盡忠言。爲攸之禕允之任。其知此矣。

盜殺楚聲王

或問史之書盜何始乎曰春秋襄十年盜殺鄭三卿書盜之始也盜賤者也戕其君自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始春秋之末戰國之漸可以見世變之愈降矣蔡猶曰小國楚六千里而君臨之盜肆行無所忌其臣無孔父仇牧以孰何之君子謂楚無人焉若猶有人千乘之國公宮有守旅賁有衛孰敢齒馬楚芻者矧敢致難於君乎為君者得道以持之臣民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何可戕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便辟

側媚罔有昵比則能守其身以守國矣

安王

號山崩壅河

或問號山崩何以書曰國主山川幽王之一年岐山崩宗周之將亡也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率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定王二十一年梁山崩春秋為天下記異故不言晉穀梁傳謂壅遏河三日不流天下之大變也自是王室夷于小國所存唯蔡與號諸侯眇之委裘弁髦爾威烈二十三年九鼎震至是號山崩

周寢微寢滅不可支矣。號山在今陝州陝縣臨黃河。是時屬魏爲河西之地。魏將爲秦一國之異也。然非一國而已。山崩川壅地變動於下周將爲秦其兆已見。董子有言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天子微諸侯橫大夫僭縉常淪斃人紀不立志壹動氣山川其得寧乎。

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田和求爲諸侯王。

許之。

或問史記世家田恒曾孫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

年表每歲猶繫康公之年。何也。曰。田氏之無君久矣。晏子謂禮可以已之。而景公不用。夫子在魯請討田恒。而哀公不從。弑逆之罪不誅。篡奪之勢已成。康公遂有海上之遷。又二年。田和會魏楚衛于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亦大夫篡立者。爲之請於王。威烈王旣命晉三大夫矣。安王之於田和。烏得而勿許。天下之彊國七。大夫之篡者四。君臣尊卑之分。文武封建之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問政於夫子。夫子對以君君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正綱紀。辨上下。謹履霜。堅

冰之漸則田乞田恒不至於弒二君康公不至於食一城矣太史公年表猶繫康公之年齊者師尚父之國不忍遽絕之此春秋存陳之義論語興滅國繼絕世之意

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而不在險

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脩德于已設險于國二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六君子之所謹也春秋滅下陽不繫虢

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國矣恃險而不修德固敗亡之道地險不保而曰吾修德而已狡焉思啓封疆者何以禦之是以五峯胡氏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起兵家者流然嘗學於曾子故能爲此言非能踐其言也太史公曰起說武侯以形執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以恩亡其軀揚子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雖然起之言所以箴武侯之失也魏表襄山河非無險也武侯適嗣不定子瑩與公中緩爭立國幾亡詩

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德義不修孰大於是瑩是為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而孟子仁政之言聽之藐藐險可恃乎吳起雖不能自行其言而言不可以入廢

魏相田文

或曰田文之為相於主少國疑果能當其任乎曰田文者呂氏春秋以為商文其事迹無傳焉商文以主少國疑自任意者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歟然世子國之本也武侯不蚤定及其沒也二子

爭國韓魏合兵欲共分之幸其謀之不協否則魏之亡可躡足待也未聞商文嘗言之否乎抑言不行而去也唐褚遂良言于太宗謂太子諸王宜有定分魏謩言于宣宗以未定儲副為憂終有承乾泰之爭閔歸長宗實之矯擅其事與魏略同商文不能銷患於未萌不足稱也其後公叔為相讒吳起而逐之起去西河而泣曰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西河入秦魏日以削則公叔之為也進賢無魏成知賢無李克文侯之業至武侯而衰商文無深謀豫計而虛言自矜未可

以爲信也。

烈王

韓滅鄭

或問韓何以能滅鄭。曰：韓處分智氏之地，獨取成臯。段規之謀也。規之言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用臣言，韓必取鄭矣。以春秋攷之，成臯，鄭之虎牢。晉楚爭鄭，勝負決焉。智氏取之，而韓有之。鄭無成臯，失巖邑之險，其能國乎？韓之徙都，卽鄭之都也。今爲鄭州之新鄭，然

而韓之興，以此。韓之先亡，亦以此。鄭在河洛之南，中國阨塞要害之地。春秋時受兵之多，莫如鄭。戰國時受兵之先，莫如韓。范雎相秦，首建遠交近攻之策，始於韓，以執天下之樞。取南陽，而太行道絕矣。取陽城，負黍，而周亡矣。取滎陽成臯，而韓納地效璽矣。秦旣滅韓，遂折天下脊。因拾取五國，若振槁然。韓之禍始於得鄭，故曰：得者喪之端。

周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

或問：齊之朝周，亦可稱乎？曰：王室於諸侯猶衣服之

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春秋之時諸侯朝王者鮮矣魯號為秉周禮而朝于王所者一如京師者一不朝而言如是以天子之尊儕於齊晉楚也至於叔孫得臣仲孫蔑叔孫豹如京師君不行而遣大夫是待王室不若齊晉楚也昭公之後雖大夫亦不如京師矣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魯君可勝誅乎魯猶如是它國可知田齊以篡得國而能尊王所謂盜亦有道視魏趙韓之無王彼善於此矣齊晉舊君皆食一城田氏待康公死無後乃收

其城三晉不待靖公之沒廢為家人奪其城而分之又在田氏下矣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之中猶有一分天理如大冬閉塞厚陰崢嶸而一綫之微陽尚存君子非予之也見良心之不終泯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未懼則為亂賊既懼則不絕其遷善此忠恕待人之意

顯王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

或問以首計功以萬數級古有之乎曰古以至仁伐

至不仁。大雅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而已。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殺人之多，莫慘於秦。自石門之戰，至赧王之末，史策所書，用兵斬首之數，凡百四十餘萬。無辜顛天，發聞惟腥。始皇雖一天下，失之如反掌。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甚矣。秦之不仁也，秦法有軍功者受上爵。荀子謂五甲首而隸五家，魯仲連謂棄禮義而上首功。秦變於戎，周公所膺也。其擄刈黎萌，若虞人之獮禽，雒氏之罅草，柏翳之祀，其克永乎？秦既戰勝，王賜以黼黻之服也。

夫服章天所以命有德也。爭地爭城，不式王命，日尋干戈，糜爛其民，乃以天命施之，天討是賞暴也。自是毒燎虐燄，如烈火沸鼎，生民之類幾盡，蓋始於此。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秦可謂非人矣。

衛鞅徙木予金

或問：衛鞅立信於徙木，亦有取乎？曰：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武王惇信明義，信所以行仁義也。是以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鞅之立信，將以行苛刻之法爾。古之為政者，不求法之必行也。三王法令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
合於人情而後行之。下令如流水之原，順民心也。鞅令民相收，司連坐。民有一男不分異者，倍其賦。合人情否乎？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順民心否乎？易之革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法始伏羲而成乎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彗見西方，而鞅入秦，爲妖芒以掃滅帝王之迹。伏羲以來之法，至鞅盡變矣。晉文公伐原而示之信，晉本無信而示之以爲名也。鞅豈有信者哉？詐魏公子卬，襲而虜之，無信可見矣。一旦以徙

木之賞，愚其民。夫先之以義，則民從化；未聞誘之以利也。民見利而不聞義，秦俗之壞自此始。教民以厚，民猶趨於薄；鞅乃教民以薄，使之入不孝，出不悌，父子天性也。而別其居，告訐姦民也。而重其賞，末流之敝，借鉏取帚，色父，詐母，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禮義廉耻之維，蕩然幾泯。知有法令而不知有詩書，知刀筆吏之尊，介冑夫之貴，而不知用儒術，不待始皇李斯之坑焚，而儒者已無用。六經已爲弁髦，土梗於是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

井牧廢誘三晉之民力耕使秦民應敵而兵農分秦
既亡而秦法千載猶在也帝王之法天理之公衛鞅
之法入欲之私天理難明人欲易流鞅爲法自禍不
足論而以鞅爲師者滔滔也士苟賤而爲秦之士吏
叨憤而爲秦之吏民抵冒殊扞而爲秦之民悲夫

申不害于韓昭侯昭侯以爲相

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
執術以督責臣下號曰術商鞅爲書號曰法皆曰刑
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波漫韓非學刑名法術而爲

慘礪少恩鼂錯學申商於張恢生而爲隋直刻深宜
帝好觀申子君臣篇而爲刑名繩下然則申商之學
一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商鞅秦之李斯
阿二世以求容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
之曰以天下爲桎梏於是行督責益嚴一言喪邦秦
之亡也忽焉此國脉之斧斨民命之董喙人心之蝨
賊邪說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世之談者猶曰韓昭侯
相申子而國治兵彊也英明如漢宣亦好之刑餘爲
周召法律爲詩書漢自是衰故爲君必法堯舜爲政

必遵先王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噫。韓非李斯誅於前。鼂錯戮於後。學申子者。亦何利哉。董子明春秋一統之義。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乃罷治申商韓非之言者。其有功吾道甚大。余懼學者夸昭侯。而慕申子。尚刑名而棄仁義。使生民之禍未已也。是以論之。

孟軻至梁見惠王

或曰。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至梁見惠王。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兵。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故孟軻至梁。孟子

曰。不爲臣。不見。豈非其招而往哉。自邪說詖行。克塞仁義。戰國之君。知有強弱衆寡。不知有惻隱羞惡。戰爭不息。惟利是謀。而仁義之言絕響。孟子不得不拔本塞源。深排而力閉之。仁義之效。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禍。至於不奪不饜。可謂深切著明矣。仁義人之良心。利者良心之根莠。大學明辨於末章。孟子致嚴於首簡。不但世主不寤。而學者存良心。而窒利欲者亦鮮焉。仁義有天爵之榮。放利有多怨之辱。宜知所擇矣。習俗移人。波頹風靡。合汙自賤。廉恥道喪。雖

人誦七篇。家習大學。口耳聖賢之訓。身心市賈之行。董子正誼明道之言。皆嗤點以爲灰塵。記曰。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吾爲此懼。學者欲學聖賢。當自辨志始。辨志莫先於義利之趨舍。喻義爲君子。喻利爲小人。爲善則舜之徒。爲利則蹠之徒。人之爲人。以有仁義也。否則人化物矣。學者欲爲人乎。欲爲物乎。

秦伐韓拔宜陽

或問秦何以先拔宜陽。曰。此窺周之漸也。宜陽在今

河南之福昌縣東。密邇洛邑。澠池一穀皆在境內。韓之阨塞。周之屏蔽也。地有常險。守有常勢。黎亡而商危。下陽舉而虢滅。故秦之拔宜陽。志不在韓而在周。周之不競久矣。綿綿延延。如髮引千鈞。然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楚觀兵而問鼎。晉率戎而伐潁。猶畏君臣之分。而不敢謀。顯王之二十六年。天子致伯于秦。三十三年。天子賀秦。明年拔韓宜陽。又明年。天子致文武胙於秦。秦哆然自大。駸駸改物。然而惠文雖拔宜陽。未遽取也。慎靚之五年。張儀言於惠文。請下兵三

川攻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案圖籍儀不顧逆
順之理反易天明思肆其罔極欲并周有之秦以取
蜀未暇也赧之七年秦武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
乃使甘茂伐宜陽大起兵拔之蓋不待黠狐之遷而
三川之齒寒周之亡形成矣甘茂謂宜陽大縣其實
郡也戰國策周君謂城方八里材士十萬通典云南
北西三面峭絕天險是為形勢控扼之地六國唯韓
最弱宜陽效則上郡絕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
通從橫之言如出一口非韓之憂也周之憂也噫周

之興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及其替也戎先叛秦亦
變於戎幽之亡以戎赧之亡亦以戎夫子是以有微
管之歎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或問齊魏皆大夫之篡立者二國相王在諸國之先
何也曰春秋吳楚僭王皆夷也中夏於是始僭齊魏
罪之首也是時齊疆而魏弱魏惠東敗西喪之餘去
安邑徙大梁方且與齊俱會淫名越號以逞其志又
改元稱一年見於竹書紀年蓋以張疆大之形蓋衰

弱之實也。齊威朝周，假義而行，猶知有王室。其子首爲僭竊之舉，可謂弗念厥紹矣。自周轍之東，日轂冥濛，衆星爭耀。春秋書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胥命云者，交相命而相推長，是爲霸者之始。今也齊魏之相王，是爲僭王之始。王綱失而霸興，霸圖亡而侯僭。世變至是而極，中夏胥爲夷矣。其後秦韓燕趙宋皆稱王，志驕氣盈，猶以王爲卑也。赧之二十七年，秦稱西帝，而致東帝之號于齊。五十七年，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帝秦，噫，胡然而王也。胡然而帝也。三綱淪，九法斁。

披披籍籍，至呂政而未止。亂稔惡熟，至漢而後定。嘗謂春秋書吳楚皆曰子，記戰國之事者，於七國當以周爵書之，乃合春秋之法。

蘓秦合六國從

或問：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爲妾婦之道，而不及蘓秦。司馬公謂合從者，六國之利，則蘓秦在所取乎。曰：石林葉氏謂蘓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可一道度。其隙可入，則爲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說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說秦孝公。

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其所以說周者不能知。若秦孝公聽之。必先爲衡說。以噬六國。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爾。君子奚取焉。合從六國之利。司馬公言當時之事勢。非取蘓秦也。夫以利合者。亦以利而離。蘓秦之說六國。以利害言。不以義理言。孟子謂宋牼曰。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言仁義。戰國之君以爲迂。然仁義之交爲可久。利交其能久乎。無禮義忠信誠

慤之心。此蘓秦之從約。所以僅踰年而解也。六國之君。儻能循天理。去人欲。我以吾仁。秦以其暴。我以吾義。秦以其詐。自反而縮。求以勝秦。盟會不膠漆而堅。信誓不金石而固。我爲湯武。彼爲桀紂。率親附之民。攻殘虐之國。如春融冰泮。何畏乎彊秦。漢之初興。楚至強也。漢至弱也。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董公一言。五諸侯不約而從。漢直楚曲。於是分而天下遂定於漢。孟子之言。不用于齊梁。及董公用之。以成高祖之業。孰謂仁義爲迂哉。惟仁義可以合諸侯。非辯士所知。

也。春秋美蕭魚之會，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賢於蘓秦，洹水之盟遠矣。

慎覲王

楚趙魏韓燕伐秦

或問：五國攻秦，何以皆敗？曰：兵權以一而彊，兵謀以賢而臧，兵勢以和而克。春秋書召陵之盟，齊桓為盟主，帥六國之師伐楚，而楚服，其權可謂一矣。管仲為謀主，責楚以包茅之貢，其謀可謂臧矣。近而七國遠而江黃莫敢不從，師克在和矣。故能安中國而免民。

於左社，秦為不道，擱然有吞兩周，兼六國之志。荆楚猾夏，未若秦之甚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亦惟友邦冢君，脩爾車馬，倣爾師徒，式遏亂畧，以世家攷之。蘓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歸。齊獨後，年表通鑑書五國不言齊，以其後諸國之約也。以賈生過秦攷之，有宋衛中山，亦不書，無益於勝負，不足書也。易之師曰：在師中吉，而從長乃闇弱之楚懷，視齊桓之霸，不其遠乎？又曰：小人勿用，而約從乃變詐之蘓秦，視管

仲之謀何其謬乎。又曰：師出以律，六國當協心以擯秦。一齊乃退縮而居後，視七國之同力，江黃之來會，寧無愧乎？有是三者，焉往不敗。英雄如連雞，不俱棲，是自敗也。非秦敗之也。蘇秦斃於齊，張儀誑於魏，衡人之說行，從人之交散。詩曰：謀猶回遹，何日斯沮。楚懷一誤乎商於之欺，再誤乎藍田之襲，三誤乎武關之誘，辱身僨國，自蹈危亡。况能主從約哉。善用之，則師直為壯，雖一旅可以勝；不善用之，則衆散為弱，雖九國無能為。

通鑑答問卷第一

通鑑答問卷第一

